

蘇俄對尼克森計劃訪匪的反應

畢英賢

七月十五日晚美國總統尼克森宣佈接受共匪邀請在明年五月之前訪問北平。這一訪問係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於其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北平秘密之旅中與周匪恩來共同決定的。蘇俄對這一消息的反應遲緩而且慎重，認為：「認真的評論員不應匆匆作出結論」（註一）。它一方面對匪美勾結作出原則性的認可，另一方面，懷疑美國向匪接觸的動機。

俄人一向認為，在現階段，美國對共匪的關係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很困難，當然並非不能精確地測知，什麼事件會有什麼轉變」（註二）。不久之前，莫斯科出版一本新書，列論中共對外政策，其中曾說：「北平領導人一面號召『人民戰爭』反對美帝國主義，現在又表明準備與美帝國主義和平共處，如果美國能夠清除使兩國分裂的問題（從台灣撤去美軍，承認中共，取消貿易限制）的話。」該書作者之一認為，中共如此做是因為它在國際舞臺上面臨嚴重危機，正處於同時與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大家庭兩面為敵的險惡地位。它企圖同美國「恢復正常關係」以逃出由於它同社會主義國家決裂而形成的對外政策的死巷（註三）。這些話雖然說在尼克森宣佈訪匪之前，但是，值此匪美關係正徘徊在一個新的轉捩點之時，觀測蘇俄對此事的反應，不無參考價值。

在匪俄宣傳戰中，「同美帝勾結瓜分勢力範圍」一向是其中一方用來攻擊對方的慣用語。在匪攻擊蘇俄的宣傳中，此語固然屢見不鮮；在俄共方面亦復如此。蘇俄的宣傳說：一旦越戰終止，美國將給予共匪在東南亞以較多的自由，這樣一來，「把遠東與東南亞的『勢力範圍』劃分開，北平與華盛頓進而可以結束敵對轉而合作。」（註四）儘管如此，雙方「反美帝」不但是事實，而且都自我宣揚是真反美。長久以來，在國際場合中，蘇俄一直是支持共匪，這也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可見，共黨的宣傳言語與實際行為是有距離的。

俄共政權成立十六年之後，美俄建立了外交關係，如今匪偽政權成立已超過廿年。在俄共，當然沒有任何理由反對匪美關係「正常化」和雙方的任何外交活動。於是，它從匪美接觸的動機着手，從事評論。

蘇俄對尼克森計劃訪匪的反應

按照俄共的分析，美國國內有兩派勢力：一派是進步勢力，企圖與蘇俄修好；一派是「極端反動的壟斷資本家」，欲破壞美俄和陸關係（註五）。在中共匪黨內部，亦復如此，分：「國際主義派與民族主義派」（註六），並把毛派視為後者。由此推之，如果匪美關係的勾結由美國「進步勢力」與共匪「國際派」所執行，正是俄共的宿願；倘若係由後兩者所發動，那就是蘇俄所擔心與反對的了。

下面我們看一看俄共對尼克森的宣佈有些什麼反應。

七月十七日俄「真理報」、「消息報」等刊登「塔斯社」短訊，十八日「共青團真理報」則謂此事雖然「不尋常，但並非出乎意料」。十九日俄駐印尼大使伏爾科夫（M. M. Volkov）在印尼外交部對記者說，尼克森計劃訪問匪區是件「好事」（註七）。廿一日俄「文學報」引述保加利亞通訊社（BTA）評論說，匪美對敵廿年，突然「友好」頗不尋常。

廿一日「真理報」登載俄外交部長葛羅米柯七月十三日致聯合國秘書長字譚函，其中重申：為確保與鞏固和平諸目的「應該充份利用聯合國的可能性。聯合國的真正普遍性對認真提高聯合國功能與威信具有重大意義。」並認為，在聯合國各組織中排我納匪將可促成此事。

廿五日「真理報」對此事發表題為「論北平同華盛頓的接觸」的專論，作者署名亞立山大羅夫（I. Alexandrov）。亞某首先廣泛引述世界各地對匪美關係新變化所作的評論，然後說：「蘇俄對任何中美接觸，不覺得有什麼理由大驚小怪。」俄共與蘇俄政府主張恢復匪俄友好關係，但對匪之反列寧綱領與分裂活動進行一貫的鬥爭。對美國，也準備發展彼此關係，實行和平共處原則，同時堅決反對美國侵略活動和強權政治。亞立山大羅夫認為，事態進一步的發展可以揭露華盛頓與北平的真正企圖。俄共將考慮匪美接觸的一切可能後果。當然，「任何利用華盛頓與北平的接觸對蘇俄、對社會主義大家庭各國施加壓力的企圖皆是喪失真失感的結果」。政府間的政治決定應以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為目的。歷史證明，任何反對其他政府的政治花招，結果會使玩弄者親受其害。

廿六日晚莫斯科著名電視評論員楚林(Valentin Zorin)在電視節目中評論道，尼克森訪匪區之決定比以往美國政策較切實際，但是至今美國尚未承認匪偽政權，從外交觀點看，美國總統「不會有什麼成就」。如果此一訪問的目的是反對第三國，徒使國際局勢惡化；倘若真心關心和平，俄國準備積極合作以達此一目的(註八)。

七月廿一日蘇俄「消息報」登出一篇論文，題目是：「聳人聽聞與實際行動」，作者署名尼古拉耶夫(Yu. Nikolaev)(按：「真理報」是俄共黨的喉舌，「消息報」是蘇俄政府的機關報)。作者說，由於匪美雙方未改變威脅世界和平的立場，所以在北平的接觸引起世界各地迥然不同的反應。「一方面，在帝國主義宣傳中，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反動集團中引起了投機行為和各式反共、反蘇希望；另一方面，在社會主義國家內，在國際進步社會之中，則保持確定的謹慎和警覺。」

尼古拉耶夫說，若要對匪美談判與所達成的協議的意義作最後的評價將有待具體的後果。不過，觀察家們已經看出匪美談判的困難，就是雙方完全不同的、有時難以協和的責任、主義和傳統。俄共中央與蘇俄政府正盡其所能以謀與中共關係的正常化、恢復「兩國友誼」，同時堅決反對共匪對馬列主義的曲解與分裂運動。蘇俄對美關係的態度是這樣的：不忽視美國在世界各地區的侵略活動；而美俄關係的改善祇有在美國方面真正願意通過和談解決問題的條件下才有可能。

蘇俄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阿巴托夫(G. Arbatov)於八月十日在「真理報」發表評論說，共匪邀請尼克森是對越共的一記打擊，「在北平的幫助之下，美國可以在美國資本家完全感到合適的條件下結束越戰」。共匪發出邀請的時機對「越南愛國者的鬥爭」帶來顯明損害。

阿巴托夫說，蘇俄廿年來在原則上主張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同中共建立正常外交關係。美國拖延了這麼久，祇是現在在使美國立場變得模稜兩可的情況下才承認這個現實情況，祇是現在才採取放棄對中共進行冷戰的第一個步驟，這些使人引以為憾。他指出，如果尼克森訪匪果真能夠給世局帶來緩和，蘇俄將予以積極的評價。但是今天，人們沒有充份的理由作此希望。「美國報紙顯然希望把其結論強塞給讀者，以為同北平正常化的好處是強化反蘇陰謀。」最後，「真理報」的文章說，蘇俄和社會主義國家的立場是頗堅

定的，它們滿懷信心地來應付事態的一切可能發展。

在親俄的東歐附庸共產國家中，其反應方式大致與蘇俄相同，在原則上表示同意匪美勾結，但對它們的動機深表懷疑。在匪俄之間走中立路線的羅馬尼亞表示歡迎。南斯拉夫則發表正式聲明稱頌此事。

在亞洲，北越與越共亦在尼克森發表訪匪宣佈後，大施攻擊；北韓更是罵得厲害，八月八日在「勞動新聞」的一篇社論中批評說：「尼克森訪問中國一事，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在朝鮮戰爭中遭到失敗開始走下坡的美帝，今天正在更加無法擺脫失敗的深淵裡進行掙扎。」「在陷入如此困難的處境中，尼克森計劃訪問中國，決不是什麼凱旋將軍的行軍，而是敗者之行。」與「打着白旗，出現在板門店的美帝敗將的醜像相彷彿。」

概括言之，蘇俄對匪美關係的新發展的反應：在態度上，表現深沉；在言論或宣傳上，重覆其對匪美關係一貫的觀點；在實際外交鬥爭上，必將有一些調整。在現在條件下，蘇俄的對外活動必更積極。同時，也將加緊同匪修好「兩國」關係——這是俄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既定的政策。

按照共黨理論，世界社會主義內部的矛盾與世界社會的主要矛盾在本質上完全不同。前者的主要特徵是「非敵對的」(註九)，也就是毛匪所謂可調解的。今天，誰能保證被一些西方人士視為加深兩個共黨政權分裂的尼氏訪匪之舉，不會促使它們早日排除矛盾在新的基礎上團結起來。

註一：尼古拉耶夫，「消息報」，一九七一年七月廿九日。
註二：賽爾格丘夫，「美國與中國」(莫斯科國際關係出版社，一九六九年)第一七三頁。

註三：「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政策」(莫斯科國際關係出版社，一九七一年)第一四一—一六七頁。

註四：托羅諾夫，「北平的秘密接觸」(載莫斯科「新時代」，一九六九年第九期)第廿一頁。

註五：巴立可夫，「蘇聯與美國」(莫斯科科學出版社，一九六五年)第三六一頁。

註六：全註二，第六頁。

註七：「日本時報」(英文版)，一九七一年七月廿一日。

註八：全註七，七月廿九日。

註九：庫桑諾夫編，「辯證唯物論的原理」(英文版)(莫斯科「進步出版社」，一九六七年)第一五五頁。